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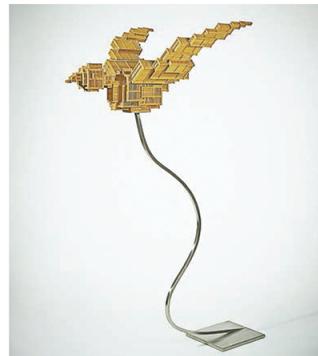
小鳥籠創出大藝術

名家專訪

撰文：Janice

部分圖片：藝術家及畫廊提供

有人說用鳥籠養雀，是扼殺了雀鳥的自由，宏觀一點看，人類還不是全被困在地球這個大鳥籠之內？藝術家甘志強則認為鳥籠啟發他無窮的創作靈感，近二十年創作同一主題，鳥籠賦予他的不是一種限制，反而呈現出如浩瀚宇宙般的無限可能性。



甘志強作品《大鳥》，2012年。



甘志強作品《益景十一》，2017年。



藝術家用電筆細緻地刻畫出鱗狀的松樹紋，在燈光照射下熠熠生輝。



甘志強展於香港藝術館的作品《雲...虛擬》，2019年。（馮瀚文攝）

香港有不少特色街道，吸引遊客到來，就連藝術家也沒法抵擋其「魅力」。專注創作鳥籠藝術品的甘志強就是在「雀仔街」中獲取創作靈感，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：「當我走過旺角舊『雀仔街』，在康樂街那邊狹窄的巷子兩旁放了不少雀籠，我聽着聲音，徘徊了幾個小時，最後買了些竹製鳥籠回去創作。」在這個偶然的情況下，甘志強遇到影響他一生的藝術主題。「90年代初，我模仿很多外國著名藝術家創作梯子、椅子、桌子等裝置藝術品，以鳥籠為主題創作是在1993年開始。」裝置藝術是將現成物件，用不同手法重新建構，以表達自己的想法。甘氏第一眼看到鳥籠便覺得充滿藝術感，創作不久後更因此主題獲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的獎項。

重新定義鳥籠

既然創作源於本地的「雀仔街」，藝術家的作品是否影射香港住屋問題？「雖然我有一兩件作品是有關香港住屋細小，但我更關心其他社會議題，如文化或環境等。鳥籠就像水墨畫中的墨、油畫中的油彩，純粹是我的創作工具，沒有特定意義。」甘志強將「鳥籠」二字重新定義，創作同一題材近20年，他並沒有因此局限自己，而是衍生不同元素和主題，「我的作品中還會出現羽毛及飛行等元素，均與鳥籠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。」因此他的作品不只是方方正正的籠子，而是各式各樣的，如《大鳥》是雀鳥形狀、《蜜》是蜜桃形狀、《蘋果花》則是蘋果的形狀。甘氏用過不鏽鋼、石頭、雲石、竹等媒介實踐自己天馬行空的想像，《原始的飛行》講述羽毛、飛行，他運用不鏽鋼及錄像打造，作品四面呈現國畫式山水，樹木隨風搖擺。在這之中還有好幾隻粉色猴子飛來飛去，整個畫面古今兼容，「我經常在想如果人有翅膀可以飛行，人類追求的欲望或許減少，這個世界的發展有機會變慢。」作品充滿隱喻性，也似乎在提醒觀者現在科技的高速發展對人的改變，也許有天，人類真的可以隨意裝一雙翅膀，就此飛離地球。

別具一格的竹製鳥籠

縱使使用過多種媒介創作，對於甘志強來說「竹」仍是最特別，不單因為它是自己首次製作鳥籠使用的媒介，「竹帶給我舒適感，我在家中種植不少，包括黃金竹、紫竹等。」他坦言，竹是激發創作的靈感源頭，不過用它創作絕對不易，皆因竹能彎而不折全因具備彈性和韌性，用來創作首要解決的便是其回彈力問題。目前他最大件的竹製作品是現正於香港藝術館展出的《雲...虛擬》，「當時畫廊告訴我要和竹雕大家吳之璠的竹製筆筒『對話』，筆筒裝載的筆是用來記錄文字。觀察展場環境

後，我想到雲端同樣用來記錄儲存文件。」從着手創作到完成，總共用了18個月，將傳統的竹製鳥籠變為具現代風格的藝術品。

水墨畫變裝置藝術品

甘志強的作品如此前衛，令筆者感到反差的是他在創作裝置藝術之前，曾學過傳統國畫，觀看者能從其作品中欣賞到國畫元素——松樹。「我小時候善於畫松樹，這是我最有信心、最得心應手的題材。」甘氏表示《原始的飛行》及《晨光》均出自他的手筆，《晨光》於不鏽鋼上用電筆刻畫。用電筆會否比普通毛筆更難控制？「我將國畫的中鋒、側鋒、偏鋒等筆法技巧用電筆來劃，對於我來說兩者的畫法一樣。」他認為水墨畫不應局限毛筆繪畫，現代水墨是百花齊放的。由於甘氏細緻的雕刻，當燈照射在不鏽鋼板上，整棵松樹熠熠生輝，恍如晨光照射松林，展現出傳統水墨畫難以呈現的動感。現正舉辦的展覽「當代形式的水墨畫」，可觀賞到甘志強這件創新的作品。同場另一件展品《盆景十二》同樣以不鏽鋼創作，並以水墨筆法刻出松樹，「盆景將自然景物濃縮於小小花盆之中，而我嘗試以相同的方式在鳥籠上重現大自然。」在甘志強的小小鳥籠之中，亦濃縮了各種發人深省的故事。HH

藝術家簡介

甘志強，生於香港。曾參加「第11屆國際現代藝術悉尼雙年展」（1998）；「第九屆首爾藝術節」（2006）；

「香港製造」

香港藝術館（2007–08）等展覽或藝術節；1996年獲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（市政局藝術獎）；1999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（視藝發展獎）及2014年獲民政事務局長嘉許狀及獎章「推動文化藝術發展傑出人士」。



展覽詳情

日期：即日起至7月4日

時間：星期三至六上午10時至下午6時

地點：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

興偉中心2305藝倡畫廊